



邻居聊晚报

何润炎

我住在老小区朝阳一村，楼宅建得较早，一条后阳台通6户人家，楼上楼下，左右隔壁，语音相闻，朝夕相见。

常州晚报创刊后，我是楼内第一个订户，那时大家尚欠富裕，我会主动将报借与邻居读，其图文并茂，丰富内容，深得居民喜爱。居民阅报后，素质提升，新风渐起，偶遇鸡毛蒜皮小纠纷，晚报也有文阐释，混纠生和。如早年的“夜光眼”“万花筒”“红辣椒”等栏目，我会将有关邻里和睦的文章圈起来让大家传阅，有人会“对号入章”，自悟自律。

邻居买了新房搬离后老宅出租给一对外地夫妇，本地有的居民会对外地人另眼相看。我与他们交往后，觉得他们纯朴厚道，乐于助人，我写了一篇《打工夫妇》参与2002年的晚报征文，文章发表后，我故意拿着报纸在居民间“炫耀”，大家看后，改变了对新邻的看法。这对夫妇非常感激常州晚报，搬走时还将晚报复印带走，并一直与我保持联系。如今夫妇俩已在常州买房，并订了常州晚报，成为忠实读者。

晚报传情，不仅邻里和谐了，还相助困难居民：我楼上的双胞胎女孩，2008年双双考上大学，单亲母亲为学费之事一筹莫展，我向晚报反映后，热线部记者即来采访。报道见报后，很快有两位企业家善心相助，并一直资助到两女大学毕业，在社区成为美谈。

如今订报的人家越来越多，一报在手，闲聊时，晚报上的新事、热点就成大家讨论的话题，或赞赏文体的娱乐精彩，或乐侃“人情世故”的人间百态，或讨论“金融·证券”的致富理财等。晚报还浓郁了楼宅文化氛围，增添了社区欢乐，居民们按报索趣，乐于参与晚报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如相邀相约去聆听“道德讲堂”，你呼我应去“社区集市”。居民们因报生乐，读报如愿的美事，屡见不鲜。我也常将居民受益晚报的故事描写成稿，如《老琴新春》《诗画乡村农家游》及喜迎17届省运会专稿等。



旅途

“绿漆”夫妇

高静

从巴厘岛回来已经数日，留在记忆最深处的不是美丽的异国风光和淳朴热情的巴厘岛人，而是我们这些由各地散客拼成的团队里被称为“刷绿漆的(菜墩)”那对夫妻。

飞机越飞越高，越过清澈的蓝天，炫目的白云，依稀可见细若游丝的河流、玩具模型般的山川、城市，细细欣赏着机窗外的美景，却听身后传来嗒声嗒气又兴奋的喊声：“老公，老公，鱼，我看到了一条鱼！”我暗笑：视力再好，隔着数千米的高空，怎么着也不会看见鱼吧？老公轻轻解释：“不会是鱼，是云。”“就是鱼，云不动，鱼一直在游嘛！”听这娇嗔的语气，想着也许是初次坐飞机的80后或者90后小夫妻、小恋人。飞机降落，特意回头看了看身后，却俨然一对中年夫妻模样，男人白皙瘦小、女人乌黑矮胖，情侣装、一样的小平头，只是女人看上去比男人还要大些。

一天的行程下来，渐渐熟悉，不时听到小导游在车上点名：“绿漆呢，刷绿漆的呢？”然后“蹬、蹬、蹬”跑出去一圈，十几分钟后，这对夫妻必牵手小跑着过来。每个景点，“绿漆”夫妇或搂或抱或十指相扣，恩爱爱穿穿梭于风景区的小店，再抱回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纪念品，热热闹闹地分着：这个送阿姨，那个送弟弟……海滨俱乐部，“绿漆”夫妇选了几乎俱乐部所有的海上项目：香蕉船、降落伞、冲浪、水上摩托车、潜水等等。当17人的团队中，15人已经结束游玩项目收拾停当，“绿漆”夫妇才兴致勃勃地向潜水项目冲去。于是，团队成员全部穿戴整齐排排坐，例行开始等“绿漆”夫妻。

排排坐的时候不知谁说起这对夫妻，男人生于1971年，女人生于1979年，于是有人惊呼：“老少配嘛，怪不得这么黏糊！”又说起：女人得了癌症，化疗时头发都掉光了，男人是陪女人来散心的。又有人插话：“怪不得女人也理着平头，后脑勺上的头发稀稀疏疏”。唏嘘中，夫妇二人湿漉漉地回来了，男人边走边宠爱地摸摸女人的头：“你看你，现在身体比我都好，快去冲凉换衣服！”

第一次，没有人抱怨这对夫妇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，第一次，小导游没有再叫“绿漆”。我也第一次发现，换了白汗衫绿花短裤的这对夫妻真的很年轻、很可爱……



城市

辜负了别人的期待

梨花

这些天天气狂热，每天晚饭后，儿子都要和我一起散步，从小区绕到家门口的街上，路过卖花老人的夜摊，水果店，超市，然后再回小区，如此两番，如若采买东西，第二圈再买。

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天气已经不能用炎热来形容了，滚滚热浪从天上、从地下、从四面八方把人挟裹着，虽然太阳已经落下，热力依旧不减。我和儿子散步到花摊的时候，卖花老人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今天的太阳花，不错！”我看看，确实不错，虽然花已经收起，叶子也关对起来，但枝条茁壮，就说：“真的很好！天太热了，还不回去？”

老人说：“天热，就得熬夜了，白天没人！买盆太阳花回去？”因为天气太热，要早晚天天浇水，我最近都没怎么买花来养，于是我就对他说：“要不我等会再来买吧。”继续和儿子往前走，走进小区往家走的时候，我觉得简直热得受不了，腿被热浪熏得生疼，于是我跟儿子商量，今天就不绕第二圈了，回家好不好？

儿子断然拒绝：“你答应过卖花老人，下一圈来买的。你知道你答应了他，他就有了期待，这么热的天，谁会买他的东西？好不容易你答应了，他一定特别期待我们出现的，走吧，亲爱的妞！”我最讨厌他这么叫我，还把热乎乎的手搭到肩上来，只好继续再走，去买花。老人见我们过来，脸上笑开了花，特意挑了一盆特别好的。我付了钱，儿子立刻把花盆端在手里，以前我让他拿点东西，他会抱怨两声，这次倒是特别利索，虽然他也热得满脸是汗，背心都湿透了。

这盆开着红艳艳的太阳花放在儿子房间的窗外，每天早晨迎着太阳光怒放，每次看到它们灿烂的笑脸，我就会想起儿子的话，别辜负了人家的期待。

今天早晨，买菜的时候，在小区门口看到一对老夫妻卖的空心菜很好，想买又觉得再带进那么远的菜场很麻烦，就对老人说：“一会儿回来买。”等我从菜场提着满满的篮子回来，发现根本不需要再买空心菜，当我看到两个老人的空心菜还有，还是买了一把，也许他们忘记了我的一句话，可是，我记得！

儿子14岁的生日，我用我所有的祝福，给我最亲爱的小孩！我愿，和你一起长大，一起用善良和诚恳的心，来面对这个充满了变数的世界。



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、喜事、逸事、憾事、糗事……呈现社会生态，反映新鲜生活。

E-mail: 2481483305@qq.com

wbfk@cznews.net



人生

致父亲

蔡桂林

人的生命很像一筒卷纸，起初饱满粗壮，抽取一点并不感到它的明显减少。随着不经意的抽取，终于有一天感到了它在变细，感到它越抽越快。因心梗送进重症监护病房、83岁高龄的父亲这筒纸似乎抽到了尽头，所剩的卷纸薄得透明，透明得似乎不能再做一次抽取，就剩卷筒。

生在穷乡僻壤的父亲幼年丧父，守寡的母亲将他拉扯大。读书是不能指望的了，同姓族宗的私塾先生怜其艰困，象征地收点学费允许父亲入塾旁听。父亲天资聪慧，博闻强记，三年半辍学时已经能通读三国西游。侠义柔肠，抱打不平的水浒气深刻影响了父亲。加上没有父亲的管束，成了庄上有名的坏脾气。而他的“坏脾气”更多的是嫉恶如仇。21岁那年，带着我奶奶给他的几枚铜板初进金沙城（今金坛）。



因为父亲识字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互助组、合作社、生产大队一直到乡镇企业办的会计。父亲是一个要么不做要做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。正是这样的秉性，他练就了一手好珠算，算盘打得又是一个传奇。父亲可以十指在32挡的算盘上同时加减，上下七子滚动如珠，噼噼啪啪，耳朵没有声音快，而结果绝不会出错。1953年，他在全县会计培训班上表演，三人报数父亲一个算，与三架验证复核的算盘得出的数字完全一致。

2008年8月，远在北京的他的孙子考取清华大学数学系，回乡看望他。已经明显老迈的父亲抖抖瑟瑟地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木匣来：“这是爷爷送你的礼物。”打开木匣，里面藏着一本“文革”期间流行的带毛主席头像的塑料皮面笔记本。翻开，父亲一笔一划工整整手写的珠算口诀铺展在眼前：一上一，二上二，三下五去二，四去六进一……他嘱咐他的孙子：“现在电子计算器十分发达，这些东西可能再也用不到了。可是，我要送给你，你不仅要保管好，还要传下去。这里面有我们老祖宗的大智慧，说不准哪一天你能从这中间发现在还没有发现的东西。”他的孙子听得笑了。父亲一脸严肃：“你不要笑。比如二进位，人们以为有了十进位就够了，其实不够，二进位不是用到航天上了吗？谁能说珠算就一定没用了呢？”

病榻上，意识稍微清醒一点的父亲闹着要马上回家：“家不能丢，我要回家。”我妹妹劝他：“没事，家里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“瞎说。家本身就值钱。金屋银屋不如祖屋。”他说的祖屋是1974年在他手上建成的五间砖瓦屋。他的五个儿女在这里出生、长大之后，走向了城市。说那是“家”，其实就他一个人坚守在那里。父亲喜欢植树，房子一建成，他就忙着屋前屋后栽树。几十棵香樟、榆柳……饱吸故土膏汁，在近40年的夏阳秋雨中长得高大伟岸，葳蕤如华盖，最高的是一抱粗的水杉，状如寺塔的尖顶，直指云霄。在旭日初升的早晨，也许是晚霞西燃的傍晚，父亲搬一张木凳坐在树下，银发飘飘，神情肃穆，犹如伴在左右的大树的精魂。父亲的眼神穿越树翳眺向远方。远方有他的儿女。他是在用这样的眼神为儿女送去一种永远坚定执着的精神。

回望病榻上气若游丝的老父，能做的只有默默地为他祈祷，祈祷他能再创一次生命的传奇。然后，为儿用心收藏这根卷筒留下的全部精神遗产。